

从“三形态说”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 演进与启示

赵庆周

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1日

摘要

整部人的发展史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三形态说”的主线, 将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有机串联, 汇聚成人类文明发展的鸿篇巨制。文章阐释自然作为人的发展不可须臾离开的无机身体,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人的发展需求内在逻辑的推演下, 二者的关系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受尊重, 物的依赖关系阶段遭掠夺, 自由个性阶段相和解的发展历程。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征程上, 从此演进历程中汲取智慧和经验, 对当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价值。

关键词

三形态说, 人与自然, 演进, 启示

The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Forms Theory”

Qingzhou Zhao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April 6, 2026; accepted: April 26, 2026; published: May 11, 2026

Abstract

The entire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is a history of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the mai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Marxism's "Three Forms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which organically connects the three historical form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onverges into a monumental work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nature, as the inorganic body indispensable to human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ternal logical deduc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eds, has undergone a historical evolution: respected in the stage of human dependence, plundered in the stage of material dependence, and reconciled in the stage of free individuality.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drawing wisdom and experience from this evolutionary process is of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guiding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day.

Keywords

Three Forms Theory, Human and Nature, Evolution, Enlighten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自然长期孕育演化的产物，是自然之子。作为自然存在物，人必须依赖于自然提供的各种物质生活资料，才能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就它本身不是人的发展的目的而言，是人的发展的基础。人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对自然的认知与互动方式，自然的反作用制约或推动人的发展进程。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

对于人的发展，马克思从现实社会出发，认为人生活在由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家庭关系等社会纽带所编织的摇篮中。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作为能动主体，人通过实践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生产与创造自己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化。这一系列人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开展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全部结果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即历史；从而将人的发展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生产力发展对人的发展作用的考察，将人的发展形态分为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而人与自然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角”。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的历史形态下，生产力水平和人的发展需求的不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同。人的依赖阶段，原始共生、自然崇拜；物的依赖阶段，主客对立、征服掠夺；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和谐共生、生态自觉。因此，从饱学人学、社会学、自然观的“三形态说”出发，审视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历程和内在逻辑，对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价值。

2. 人与自然关系在三大历史形态中的演进历程

2.1.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依赖自然

作为人的发展的最初历史形态，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这一阶段，人的发展具有“自然化”的需要、“原始丰富”的活动、“依附”的社会关系和“缺失”的个性等特征；人与自然关系主要体现在生存层面的绝对依赖，精神领域的敬畏与崇拜，发展上的有限改造与适应[3]。

一是生存层面绝对依赖自然。作为自然存在物，人和地球生命系统中的其他物种一样，由自然的化学元素组成，带有明显的自然特性。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如同自然的幼婴，完全受制于自然，只能利用天然存在物或对天然物简单加工，向自然获取类似于动物本能需要的野菜、树果、弱小动物等天然自然物，人的生存完全仰仗自然的哺育。人与自然之间所形成的共生关系，造就了以群为单位的共同体的发展。人以共同体的肢体的身份而存在，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表现为对共同体的依赖，共同体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自然条件许可的范围内。

二是精神领域敬畏与崇拜自然。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为自然蒙上了一张神秘面纱。人们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的关系一样完全慑服于自然界[2]，将自然力和自然物人格化，并对其顶礼膜拜，作为信仰内核。当闪电撕裂苍穹、气候偶遇突变、洪水漫过家园时，人们在战栗中形成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4]，各种扑朔迷离的自然现象被赋予了神性的光晕，成为人类精神的图腾。自然的神化和神化的自然，使得人受到自身敬畏与崇拜的自然的支配，人对自然的依赖更加明显。

三是发展上有限改造与适应自然。自然经济社会时期，虽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5]，对自然充满敬畏；但基于生存需要，人类借助工具对自然进行探索与改造的尝试未曾停止。在经验的积累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基本的生存规律和朴素的自然现象。开垦土地、驯化动物、按季播种，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面貌，但改造能力微弱且局部，规模与强度有限，与自然生态系统处于良性运转之中，并没有打破自然界的原始演化进程。

总的来说，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以满足生存和生理需求为最高目标，处于生命自在状态，对自然的改造甚微，听命于自然，以人对自然的依赖为基础，整个世界处于原始和谐状态。

2.2. 以物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与自然异化

随着对自然界认知深入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跃升，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时期，每个个体生存和发展的独立性增强，人与人或人对共同体依赖关系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人对物，特别是对自然界占有关系的显著飙升。人的发展具有“商品化”的需要、“片面能动”的活动、“物化”的社会关系和“独立-物役”的个性特征；人与自然关系主要表现为技术主导的开发与利用，资本逐利的征服与掠夺，行为结果的生态危机[6]。

一是技术主导下开发与利用自然。工业革命使人类迎来了技术发展的春天，砸碎了传统生产的自然枷锁，肆意挥舞技术双刃剑，以主人的姿态俯瞰自然，以科学的秩序支配自然的秩序，使自然服务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在科技的主导下，生产过程从简单向科学、复杂转化，自然力服侍生产过程，服务于人类的需要[7]。出于对物质利益的贪婪追求，人类致力于探索自然，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或原有自然物新的使用价值，实现对自然的普遍占有，企图通过人-自然-技术的结合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二是资本逐利征服与掠夺自然。技术工具在开发与利用自然时所产生的巨大快感，让人类产生依靠理性和科技可以构建理想世界的错觉，以至于将技术视为资本的重要组成[8]，从而资本可以运用技术全方位调动各种自然物的有用属性，打破自然的宁静，并激发为人的生存发展服务的潜力。因此，资本也是生产工具[9]。在资本逐利的贪婪本性驱使下，自然界赤裸裸地成为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加工材料”和“储备物”，失去了人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地位，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资源 and 逐利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0]。

三是行为结果的生态危机。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劳动者、劳动资料、自然界都被异化了。在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中，丧失能动性并被异己力量所奴役的人对自然界进行疯狂掠夺与强力征服，共同沦为资本增殖的必需品，变成物物交换关系。二者的趋同最终导致田园里劳作的优美图象被采石厂、深井、冶

炼厂代替，人被有毒的气体包裹着，筋疲力尽、浑身污垢、苍白、憔悴[11]。自然环境遭到人类破坏，人类遭到自然的报复。

因此，需要对资本逻辑原则进行积极扬弃，代之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互动的社会作为普遍原则，即人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造福自然界，才能使自然挣脱奴役的枷锁，成为人与人交往的目的和现实的生活要素。

2.3. 自由个性阶段——人与自然和谐

自由个性是人的发展的第三大历史形态，建立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共同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12]。这一阶段，人的发展具有“真正丰富”的需要、“独立自主”的活动、“自由全面”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个性”等特征[13]，人与自然关系呈现出本体维度的共生共荣，实践维度的理性调控，价值维度的生态正义。

一是与自然共生共荣。在与资本相适应的私有制条件下，人始终被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所压迫，自然也被异化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和筹码，二者从本质中被剥离出来，成为异化存在物。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公有制捣毁了私有制生存的舞台，社会生产能力成为共同的财富，人与自然彻底摆脱私有制造成的扭曲，回归本真状态。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人类意识到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7]。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时，树立自然第一性观点，尊重自然的先在性原则，从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出发，使自然在与人的不断交往中，成为具有丰富属性的人的自然。

二是理性调控自然。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出于生活的第一需要进行的劳动，具有真正独立自主的性质，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14]，生产将不会不顾自然而盲目扩张。马克思认为，实践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也是连接人与自然互动的桥梁。在人的自由个性阶段，自然是有意义地参与人类的实践活动，为人类实践坚持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提供参考，而不是被抽象地、孤立地与人类分离开来。人对自然界进行的改造是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对代谢过程进行合理调节，促进自然的演化与进步，使自然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造福人类。

三是秉持生态正义，爱护自然。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成为现实，人类将不会以牺牲其他物种或生态环境为代价获取自身利益，人与自然在自由和谐的状态下共生共存，彻底批判和超越了物的依赖阶段以损害后代人满足其发展需要的发展以及生态债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现状。自然在这一阶段获得的“主体性”地位，不是法律的强力作用，而是生态正义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是热爱自然成为规范生产生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坚实价值支撑，是人类道德自觉的承认，这种承认来自物的依赖阶段对工业文明的反思。

3. 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内在逻辑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仅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提升的核心驱动力，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走向，而且贯穿于人的发展三大历史形态始终，是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内在逻辑主线。

一方面，就生产力而言，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只能利用天然性工具进行生产，尽管农业社会开始运用金属工具，但对自然的认识仍停留在表面，改造能力微弱，人类活动收到自然限制。工业革命以降，蒸汽机、电力技术的运用极大提升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15]，人类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但对自然无节制的肆意开发掠夺，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立，陷入生态危机的漩涡之中。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高

度发达的生产力将彻底打破私有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复归本真状态，实现二者的和解。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来看，原始社会公有制下，生产资料共同占有，资源平均分配，小规模利用自然资源维持着低水平的生态平衡。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主导资源分配，在其本性的驱使下，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造成资源分配不公与生态危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强调资源合理分配利用，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

3.2. 人的发展需求

需要，是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内在动机和源动力。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一种“为我”的目的性活动，人的生存、发展、享受需要正是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得到某种满足，也正是由于人的发展需求的不同，造成了三大历史形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演变。

在人的发展最初历史形态中，人的生存需要具有自然化特性。这一阶段初期，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及其微弱，将自然神秘化并加以崇拜。人们的需要类似于动物的本能需要，仅限于大自然恩赐范围内的食物、住所等简单的基本生存需求，无法通过与自然交往以满足发展自身的需要，因此人与自然处于原始和谐状态。随着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到农业社会时期，人们开始对自然进行微弱的改造以满足与发展自身的需要，但生活需要较为简单，以吃饱穿暖为最高追求，人与自然处于稳定状态。在工业革命的轰鸣声中，人类步入了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需要由自然物质需要变成商品化需要。因为货币能满足任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人的物质需要才能得到满足[16]。在私有制的加持下，不仅人的需要不断膨胀，而且人与自然都被异化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最终不得不打破自然需要的界限，以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去生产。在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自然需要的状态下，自然被人类视为“资源库”，肆意开采、占用和浪费，人与自然走向对立，最终带来生态危机。只有到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需要、精神需要等真正的需要才会取代生存需要和物质需要占据主导地位，人与自然也才会由紧张对立走向和谐共生。

4. 人与自然关系演进对当代的启示

从人的发展“三形态说”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分别经历顺从自然、征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正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人与自然紧张对立。而我国在快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走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力求实现对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扬弃，更需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历程中寻找启示、指导建设。

4.1.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自然共同体”和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虚幻共同体”的扬弃和超越，成为自由个性阶段的“真正共同体”的前期形态，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结合我国实际和世界情势，所提出的创造性成果。这一理念坚持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守正创新的内在逻辑和系统观念的构建原则致力于解决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贡献了中国智慧。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彻底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所炮制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论。这一理念强调人的主体性，但反对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体性；肯定自然的价值，但反对自然的主体性对人的主体性的溶蚀；从而将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有机结合。因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唇齿相依、共生共荣、命运与共，主张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实现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当代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必须坚持的价值观念。

4.2. 健全严格制度、完善严密法治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是主人，自然是奴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了奴隶主对奴隶、封建主对农奴的统治、剥削关系，自然被人类奴役得面目全非，人也成为异己的存在物。在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滥采滥伐、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等各种人奴役、剥削自然的行为仍时有发生、屡禁不止，这就要求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7]。一方面，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法治化；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公益诉讼，加强司法保障，推进损害赔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加快制度创新，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另一方面，要打好生态环境治理“组合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依靠法治、市场、科技和政策，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协同合作，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制度遵循、法律依据。

4.3.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在经过人的依赖关系阶段“黄色文明”和物的依赖关系阶段“黑色文明”的发展历程后，我们进入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文明”时期。这一阶段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的黑色、高碳、不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层次发展样态。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变传统的消耗大、排放多、污染重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逐步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绿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底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求摒弃黑色工业文明的弊端，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相融合，并强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顺应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时代要求[18]。在各地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生态环境容量有限且压力趋大的条件下，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能有效缓解发展瓶颈，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稳定，共建美丽家园。

5. 结语

从人的发展三大历史形态中可以透视，自然始终与人类文明形态同频共振。自然崇拜的人的依赖关系时期，折射出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依附；资本主导的物的依赖关系时期，暴露出征服自然的短视与代价；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形态，则指向人与自然和解共生的必然。这一演进启示我们，唯有超越工具理性的桎梏，在生产力跃升和人的需求发展中重构生态伦理，将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而非“资源库”，才能真正破解发展与保护的悖论，为人的发展和文明延续筑牢生态根基。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 吴迪, 冉蓉. “三形态说”视域下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启示[J]. 南阳理工学院学报, 2024, 16(1): 91-97.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6] 夏永红. 人与自然关系的三种历史形态[J]. 武陵学刊, 2017, 42(6): 34-40+52.
- [7] 李慧芳. 马克思“三形态”理论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考察[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3(18): 78-82.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法]卢梭. 遐思录[M]. 李菁,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https://m.doc88.com/p-476114736938.html>
- [15] 刘福森, 李英. 科学成为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J]. 哲学动态, 1993(11): 34-35.
- [16] 本报评论员.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N]. 法治日报, 2024-07-26(001).
- [17] 黄承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J]. 理论导报, 2025(7): 14-17.
- [18] 赵晶晶, 陈道武. 从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到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5, 47(11): 86-95.